

古董店的貓耳少女—女王篇

「……是說最近的新娘太不爭氣，還是這陣子事務所接的任務太恐怖，導致來應徵的新娘，沒一個通過試用期？」

穿著火紅皮衣，腳踏三吋高跟鞋的美女正無言盯著手機，嘴裡喃喃唸著。

萊西傳了封簡訊來，告知她那位早上才來事務所簽生死狀……喔不，是早上才來簽約聘契約的新娘，竟然被不入流的蟑螂精給嚇跑。

蟑螂啊……她隨便用高跟鞋踩，踩到爆腸的都不知道有幾百隻了，那個新娘竟然會被嚇破膽……

又盯著簡訊半刻，女王實在無言，只得默默把手機收回口袋裡。

目前「鬼僕事務所」內人力極度缺乏，她要上哪去找人？何況再找一個隨隨便便就對蟑螂舉白旗的員工，她女王的名號還怎麼在人鬼神三界混？

高跟鞋喀喀喀地踩響在人行道上，她散步的好心情都被這封簡訊給擾得烏雲罩頂了。

穿梭在街巷中，街景皆是她所熟悉的，可一轉個彎過去一喀，高跟鞋停住。

她眉頭皺起，再退後一步，然後轉頭。

眼前，一棟頗有歐式風情的屋子豎立眼前，掛著個看不懂是什麼藝術字的招牌。幾時這裡有這家店的？原來那間咖啡廳呢，被頂讓出去了嗎？

招牌上寫的是啥？弄得這麼抽象，是精品屋還是什麼……

「妳要算命嗎？」

突然有道聲音傳來，女王轉過頭去，眼皮很明顯的抽了一下。

一個戴著貓耳朵的少女，長得很「古椎」，大大的眼睛、小小的臉，穿著俏皮的女僕裝扮，跟他們事務所裡某個人有得拚，她應該也很愛 Cosplay 吧！

但這貓耳蘿莉是幾時貼在她背後的？

「算命？」女王瞥向她，再四處看看，沒看到什麼算命攤啊。

貓耳少女依然兩眼燦燦地看她，「要不要？要不要嘛？」然後伸手朝那間歐式洋房指去。

……蛤？那間？那是算命屋？

貓耳少女的耳朵忽然動了動，神祕一笑，「我算得真的很準喔，來吧。」講完，她就蹦蹦跳跳的先進店裡去了。

……喂！她還沒答應啊……算了，反正時間還有，逛逛也好。

「鐺啷！」當女王尾隨在少女後面，伸手推開門時，一陣清脆鈴聲響起，她張望四處，不知道鈴聲從何而來，但那聲音感覺很奇妙。

店內的陳設包羅萬象，都是些希奇古怪的東西，譬如她眼前這隻像鹿又不像鹿，像馬又不像馬的玩意……

這是間算命屋嗎？說是古董店還合適點。

「來吧，要開始嘍—」

貓耳少女的聲音突然又傳來，女王回過頭去，就見她坐在圓桌前，那上頭沒有塔羅牌、沒有水晶球，卻有一個玻璃小缸，裡頭裝著滿滿、各種形狀的銅製鑰匙。

「妳打算要怎麼算？」落坐後，女王雙手環胸，右腿蹠上左腿，像是在等著看好戲一還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用鑰匙算命的。

「妳最近沒有煩惱的事嗎？」

煩惱的事？當然有，就拿最近召募新人來說……

只見少女那對毛茸茸的貓耳又抖了幾下，「最近召募新人不順利，是吧？」

女王的眼睛瞪大，看著面前笑嘻嘻的貓耳少女。

這蘿莉女是怎麼知道的？她剛剛就在想這批新人都有極度工作不適症——

「對啦，新人不適應、淘汰率很高，而且你們『鬼僕事務所』又不是來應徵的阿貓阿狗都可以用的，妳很苦惱，對不對？」少女邊說著，兩隻貓耳邊抽動。

……等等，她到底是怎麼知道的？

要歪打正著也沒這麼準，一定有問題——這回女王注意到那對還在抖動的耳朵，然後死盯著不放，「……妳偷聽？」

那對耳朵，難道是什麼妖界心靈竊聽器之類的……

「這是『浮華之耳』，可以聽見人的心靈之聲，是很高貴的東西耶……不是竊聽器啦，女王陛下。」貓耳少女神氣地說。

連她的稱呼都知道……女王額角的青筋快爆出來，該不是什麼敵人吧？

這種被人摸清底細的感覺真的不太爽快，尤其是她還不知道這蘿莉女是從哪挖出她的底的！

「妳到底是誰？」

「我叫寢蕊。」少女呵呵笑著，「是妳把我召喚來的。」

召喚？幾時？

「若不是妳有一顆懷抱夢想跟熱情的心，要見到我，可不是那麼容易呢。」然後，她捧起那一缸子鑰匙，舉到女王面前，「抽一個吧，然後許願。」

女王盯著寢蕊，見她依舊笑得人畜無害，於是有些不大甘願的將手伸到玻璃小缸中摸索著。

最好是有這麼神準啦，根本就是偷吃步嘛，居然用偷聽的……

那隻在玻璃缸裡的手撈啊撈，忽地，在一片冰涼中，她似乎碰到什麼熱燙燙的東西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在摸到那東西的時候，女王心中像是有所感應似的也熱了起來，莫名感到一股篤定，好像她注定就會抽到這玩意……

手從玻璃缸裡抽出來以後，她攤開掌心，掌中有把閃耀著七彩光芒的鑰匙。

「哇，是霓幻鑰，妳運氣真好！」寢蕊拍著手笑道，而後十指交扣，手背貼在下巴，「妳擔憂的問題很快就能解決，雖然剛開始比較像是撿到塊木頭……不過別生氣，那個傢伙很好用喔。」

「我撿木頭幹麼？」就算真撿到木頭，以她最近心火燒得這麼旺的程度，木頭到她手中只有被劈了當柴燒的份，還講什麼好不好用？

寢蕊只是神祕的笑著，而後站起來，拉著裙襬朝女王做了個俏皮的行禮姿勢，道：

「親愛的女王陛下，我是『霓幻鑰』的管理人，只要妳觸動心中的夢想之鈴，我

就會現身，所以期待下次相見的機會—」

看著寢蕊，女王微挑起眉，什麼也沒多說就轉身推開玻璃門離開。

這蘿莉女說的話到底能信多少？一個算命都用偷聽的傢伙，搞不好是更高級的詐騙集團。

可怎麼……女王不禁低頭看了看手掌心，剛才抽中鑰匙的溫暖似乎還在。

手機鈴聲忽然響起，她回過神來，接起手機。

「喂？我是，嗯……有推薦人選？好……等等，我沒聽錯吧？高中生？高中生才幾歲，什麼？耐操好擋拚第一？！真的假的，不要到時又被什麼蟑螂蚊子 KO……」女王一邊遲疑追問，一邊慢慢走遠。

而身在古董店的寢蕊則是愉快的哼著歌，忽然「啊」地一聲，伸掌懊惱的拍了下額頭。「糟糕，忘了提醒女王要有耐性的！」

不然以那倒楣蛋的木頭程度，還沒上沙場就先被女暴君用 SM 鞭抽到爆的機率很高啊。

楔子 奇蹟的倖存

風和日麗，陽光普照，遠處青山叢鬱，舉目盡是好風光。小客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著，難得的假日，又適逢晴朗天氣，自然是帶家人出遊的好日子。

「樹！」小小男孩趴在窗邊，開心的望著遠方的青山。

「小天，好棒喔！」溫柔的媽媽坐在旁邊，「一棵棵的是樹，一大片的是山喔！」

「三……」小男孩用著不標準的發音重複著。

「𠂇一」一旁的小姊姊笑了起來，「媽咪，他唸錯了對不對？」

「弟弟還不會發那個音啦！」媽媽輕笑著，其實只大一歲的姊姊發音也只比弟弟好一些。

小天才快滿兩歲，說話口齒不清很正常，但現在正是好奇的年紀，就愛看一樣學一樣。

「媽咪到了沒？」小姊姊很興奮的抱著她的洋娃娃問著。

「還沒，到了會告訴妳喔！」前頭開車的爸爸也很興奮，「我們去坐咻咻的車車！」

「咻一」姊弟倆異口同聲的重複爸爸的話，「飛高高，咻一」

這是爸爸在家最常跟他們玩的遊戲—臉朝下的被橫抱起，像飛機一樣飛著，忽高忽低、忽左忽右，每次都逗得兩個孩子笑呵呵的。

「車車……太陽……」小天轉向窗外，繼續唸著他看見的事物。

一隻綠色的怪手突然出現在窗外，從上方貼著玻璃窗。小天瞪圓了眼，下意識的抬頭，果然發現車頂有個東西正彎頸探頭往車裡看，恰好與他四目相交。

「……青蛙。」小天指著窗外那擁有一雙大黃眼睛的東西，回頭跟媽媽說著，「大青蛙。」

「咦？在哪裡？」媽媽湊前，左看右瞧的。沒看到什麼青蛙啊！就算有，在這車水馬龍的高速公路上，也早就變成青蛙標本了吧？

小天疑惑的看著媽媽，再看著整顆頭都遮住玻璃窗的青蛙。媽咪怎麼沒看見大青蛙的頭咧？

外頭那隻青蛙精正伸出舌頭，舔著玻璃窗，覬覦般的看著男孩。

須臾，一陣黑影自前方遮去陽光，小天立刻往前座的爸爸那兒看去，在引擎蓋上，有三個……人？

他們長得都有點奇怪，跟媽咪他們不太一樣，沒有頭髮……頭只有一半，有的只有上半身，而且沒有腳腳耶。

「人……」他指向前方，「沒有腳的人！」

嗯？媽媽又睜了眼。什麼都沒有啊，為什麼小天會說什麼沒有腳的人？

小天望著車外，又是青蛙又是怪人的，緊接著，他們好像在吵架，很快就打了起來，或是在引擎蓋上滾來滾去、或是跳到車頂上，也有摔出去又爬上來的，看得小天目不轉睛，哇了好幾聲。

「打架！」他認真的說著，「打架不對！」

「對，打架不對。」媽媽抽空看了他一眼，卻發現他整個人已經站起來，攀在前座兩個位子中間，直視著前方。

媽媽不免覺得奇怪。前頭只有車子，誰打架了？

小天依然專心的看著妖鬼們扭打成一團，然後青蛙被甩了出去，直直飛過分隔島到了北上車道，他緊張的趴回窗邊，看著青蛙在許多車子上跳躍，一直跳躍到遠方一台大型砂石車上。

小天看著青蛙攀在大車子的輪胎邊，伸長了手就往輪胎一刺—

「可惡！快跑！」外頭幾個奇怪的叔叔阿姨們忽然這麼說。

「快跑。」小天重複著他們的話，「快跑！」

「跑什麼？車車在路上跑喔，跑—」

「叭—」對向車道忽然傳來急促的喇叭聲，一台龐大的砂石車橫衝直撞過來，刺耳的煞車聲令人膽戰心驚，爸爸緊張的趕緊轉動方向盤，試著先加速避開砂石車，並且切換車道。

眼看著就要切進第二車道，半殘缺的妖鬼忽然又出現在車子右側，抵住車子的移動！

「怎麼了？！」媽媽抱住兩個孩子，驚恐的大叫。

「車子轉不過去！」爸爸把方向盤都轉到底了，車子卻仍舊往前滑行！

「走一走開！」小天哭了起來，指著外頭，「你們走開—走開！」

你們？媽媽再往窗外看。小天到底在說什麼？剛剛一路上他究竟看到誰了？

砂石車衝了過來，所有車子都緊急煞車，爸爸發出慘叫，媽媽緊緊護著一雙兒女。小天什麼都不知道，他只知道有東西撞過來，「砰」的好大一聲，然後就跟爸爸和他們常玩的遊戲好像—

「咻咻—砰—」

過了好久，小天緩緩睜開眼睛時，他發現自己在奇怪的地方。

車車的椅子不見了，可是他坐著，前後左右都是東西，看起來歪歪硬硬的很可怕，伸手去推，什麼都推不開，小小的他就被塞在那個縫裡。

「媽咪……」他喊著，注意到左手邊有一個小縫，他試著往縫裡看。

他看見媽咪的一隻手，上面都是紅紅的水彩，就是姊姊畫畫的那種。
手下面是姊姊，她眼睛閉得好緊好緊，「好奇怪，怎麼只有頭？姊姊趴 在那邊嗎？」
「還活著！還活著……」車頂傳來了聲音，「活生生的吃更棒呢！」
咦？小天緊張的往上看，是那幾個可怕的叔叔阿姨跟青蛙嗎？他們要吃什麼？吃他嗎？
「媽咪……」小天開始哭泣，努力的推著面前扭曲的鐵皮，「媽咪—」
「你走開，他是我先發現的，我要吃掉心臟！」
「乖孩子，快給我出來……」
「媽咪—」小天嚇得魂不附體，歇斯底里的開始哭嚎。
「嘍嚕—」一顆青蛙頭忽然穿過了扭曲的鐵板，來到小天眼前，長長的舌舔上了他的臉。
「乖孩子，那我就吃掉你的頭吧？」
青蛙張大了嘴，小天則是瞪大了他的眼睛，「媽咪—」

每個新聞台幾乎全在報導同一則新聞，許多記者都守在現場做實況轉播。
「今天上午十點，在國道發生了一起連環車禍，北上車道的砂石車突然爆胎，直直衝到了對面車道，這個路段剛好在進行維修，護欄全置換成塑膠而非原本的水泥，因此大大削減了阻擋的力道，導致砂石車輕易的衝進南下車道，直接撞上一台銀色的小客車。
「這起車禍造成十一輛車連環追撞，而首當其衝的小客車被捲在砂石車底下，已經成為一堆廢鐵，目前正在搶救中，試著在裡面找出生還者。
「根據變形的車牌，已經有親人打來證實，車內坐的是她姊姊一家人，一家四口今天要去九族文化村玩，所以車內應該有四人。
「這起車禍真的有太多巧合，砂石車司機表示他才剛汰換過輪胎不滿一星期，卻剛好在道路維修路段爆胎，護欄正好不是水泥塊，而且目擊者指出事發當時，自小客車打了方向燈，車子卻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轉過去，是否車子臨時故障，也待進一步的釐清。
「目前為止，已經證實有十幾人重傷，現場正將扭曲的車體拖出砂石車底下……變形的車子解體後已經確定三人死亡，分別是三十七歲的林上來，三十四歲的鄧清惠，四歲的林凡美，現在正在壓扁的車體中尋找兩歲的林凡天……等一下，現場傳來歡呼聲，還活著嗎？天哪……那個被抱出來的男孩，他還活著！
「這真是起令人振奮的消息，警消人員指出整台車子嚴重扭曲變形，男孩就在唯一僅存的空間裡，連一絲擦傷都沒有！整起國道連環車禍，最後確定十四人罹難，三人重傷，而兩歲的幸運兒林凡天，毫髮無傷！」
第一章 SM女王駕到
總算捱到最後一次的鐘聲響起，講台上的老師終於說了下課，全班敬完禮後，男生們早就收好書包，隨手一扔扛上了肩。
「走！去大鼠家啦！我們拿到很讚的『遊戲』喔！」雞蛋跳了起來，急匆匆的。

「快點啦，慢來的人就不能參加喔！」

幾個男生還在收書包，聽他這麼說，連忙加快手邊的動作。

「小天！」大鼠一起吆喝，「你要不要去？」

「啊？」還坐在位子上的男孩愣愣的回頭，「不行……我得準時回家。」

「遜咖！你還在喝奶喔！」雞蛋在門口發出誇張的爆笑聲，「不要理他啦！閃人、閃人！」

看著同學們用同情的眼神望著他，跟他揮手道別，走廊上熱烈的討論聲漸漸遠去，林凡天不由得重重嘆了口氣。

唉，他也想去啊，問題是……

他抬起頭，前面的座位上坐了一個渾身是血的女生，正反坐在椅子上，隻手托腮，另一隻手則壓在他的課本上。

這個女生穿著他們學校的舊制服，就是襯衫還要繫進裙子裡的那種款式，頭骨爆開變形，整個額頭是朝內凹裂進去的，血從裂縫中汨汨流出，一顆眼珠被擠了出來，半掛在眼眶外，不過他確定她是在看著自己。

好不容易等到四下無人了，林凡天終於有機會開口。

「那個……」他很客氣的說：「妳壓到我的課本了……」

「為什麼不跟他們去玩？」女孩幽幽的說，一張口就噴出一堆血。

「為什麼要自殺？」林凡天看著她。制服上的學號顯示她是一年級，跟他同年啊，只不過不同學年。

「為什麼不好好玩呢？」女孩懶洋洋的說著，手還是壓在他課本上。

「為什麼要自殺呢？」林凡天又問了一次。

夕陽西下，斜斜的從窗戶射了進來，空盪盪的教室裡就只有林凡天跟跳樓「學姊」的身影，雙雙對望。

「你煩不煩啊？為什麼要一直問我一樣的問題！」女孩忍無可忍，在桌上用力拍出一攤血花。

啊！終於離開他的課本了！林凡天喜出望外的趕緊把課本收起來，塞進書包裡。

「因為自殺不好啊……妳也才十六歲吧？不管為了什麼原因，妳的人生都太短暫了。」他站了起來，把鉛筆盒也收進書包裡。

「關你什麼事！」頭破血流的女孩站起身，厲聲嘶叫著，「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痛苦，多難過！」

「是嗎？」林凡天認真的注視著她，「那現在呢？有比較好嗎？」

他是真心關懷著他們，所以開始環顧教室的四周，剛剛沒出現，現在一古腦冒出來的亡靈。「你們，現在真的覺得比較好嗎？」

整間教室裡，站滿了許多鬼魅，或站在講台、或黏在窗邊，也有倒掛在窗外的，有一大半是曾經自殺的學生們，不過也有因為意外死亡而回到學校的。

每個都以自殺的慘狀存在於學校中，總是依附在脆弱的學生身後，以陰氣影響對方、或是干擾對方！他一出生就看得見另一個世界的「人」，所以已經很習慣了，不過通常不會主動露出馬腳。

實在是因為這個學姊黏他很多天了，讓他不得不開口。

「看得見！他看得見我們耶！」果然，他們開始竊竊私語了。

「自殺只是一種逃避吧？不過我不是你們，也沒有資格多說什麼。」林凡天聳了聳肩，重點是學姊不再壓著他的課本就好了，「我要回家了，大家再見。」

「……什麼……」

才走沒兩步，一股肅殺之氣忽然襲來。

嘍嘍？林凡天好奇的回身，看見那個學姊全身上下迸發出如電磁波般的光芒，使得日光燈一閃一滅，原本已經摔爛的臉扭曲猙獰，雙眼忿恨的瞪著他。

「你一懂一什一麼一」那時的痛苦沒有人能瞭解，除了逃，她還能做什麼！

電光石火間，一股強大的力量直襲而來，簡直就像武俠小說裡的氣功，看不見，但是林凡天依然可以感覺得到那氣勢，最重要的是，他完全不知道怎麼閃！

媽呀呀呀……早知道就不要亂說話了！

下意識將書包一舉，林凡天做出標準地震逃亡姿勢，只是不知道這招對閃鬼有沒有用！

「誰還在教室裡啊？」後門傳來導師的聲音，林凡天嚇了一跳。

「老師！不可以進來一」餘音未落，戴著眼鏡的中年老師已狐疑的踏進後門。

一切發生在瞬間，那股巨力幾乎只差一吋就衝撞到林凡天的書包，下一秒卻硬是轉了九十度，往他身後只有數步之遙的導師身上去。

如果說是跳彈，好歹子彈也要擦到林凡天再改變路徑，這鬼磁波能這樣轉？連發動攻擊的亡靈自己都目瞪口呆！

導師只感覺有東西擊向自己，卻什麼也看不見，緊接著直接向後倒地，全身發顫，口吐白沫！

「哇啊！導師一」林凡天立即滑壘而出，撲到他身邊，「醒醒啊！老師！救命啊！」只見導師臉色泛青，隔壁班老師聞聲衝來，一切陷入手忙腳亂中，五分鐘後，救護車立即抵達，林凡天就這麼眼睜睜看著導師上了擔架離開。

唔……不、不是他的錯吧？應該不是吧？他緊抓著書包，如果是的話，他這個掃把星又害到別人了啦！

帶著滿心的懊悔與歉疚，林凡天到教務主任那兒去坐了一會，他一點都不想推卸責任，因為從小到大，他身邊的親朋好友總是災厄連連，出車禍已經算是小事了，什麼倒楣事都可能發生，而且……唯獨他置身事外。

在家族裡，大家都叫他掃把天，他也無法抗議，因為聽說從他出生開始，整個林家就禍事連連，連媽媽的娘家也禍不單行；尤其只要他出現的地方必有災難發生，導致後來沒有一戶人家歡迎他去。

他兩歲時全家歡歡喜喜的出遊，結果對向的砂石車莫名其妙爆胎、又莫名其妙的衝撞分隔島、再莫名其妙那裡的分隔島正在整修，而他們剛好經過，莫名其妙的車子撞成廢鐵，然而莫名其妙的居然剛好有空間塞得下他這個孩子。

那場車禍波及了十八人，造成十四死三傷，唯一毫髮無傷的就是他。

他的記憶已經不清楚了，但不曉得為什麼，阿姨說那時他在醫院哭著說，是大青

蛙害的！

「真的是這樣！主任！」林凡天誠懇的跟主任懺悔，「導師會莫名其妙摔倒一定是我害的！只要有我在的地方，一定會有人倒楣！」

教務主任凝視著他，忽然露出慈藹的笑容。

「沒事了，林同學，不要想太多。」教務主任站起身，「你們導師可能是太過勞累，沒事的！你快點回家去吧！」

「不，真的是我的錯！」林凡天堅定的點頭，「我不想推卸責任，我願意接受處罰。」

「好孩子，我知道你的心。」教務主任走到門邊，「等你們導師回來後，我們再商量這件事好嗎？你知道警察就在學校，我們還有事要談，最近學校不太安寧……」

噢！林凡天倒抽一口氣。是啊，最近學校上了社會新聞的頭條，因為有個高二學姊慘死。

「不過，我覺得……」

「林同學！」教務主任忽然低吼出聲，「你再不快走，萬一換我倒楣了怎麼辦！」嘆啊？林凡天怔住，呆呆的望著一臉尷尬的教務主任，他緊握著肥短的手，聽林凡天說的跟真的一樣，回想起來他的班級也一直大小事不斷，那現在跟他共處一室的自己，危機指數不是超高嗎？

「對不起！」林凡天果然聽懂了，立即拿起書包，用力跟教務主任道歉，「我不是故意的！我馬上就離開！」

一溜煙的，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衝出教務處。

「好不好好，萬一又害到別人就糟了！希望導師安然無事，拜託啊！說來說去，都是那個自殺的學姊不好，為什麼無緣無故要傷害導師呢？」

林凡天走在二樓走廊，由上往下俯瞰，有許多警察在校園內走動，誠如主任說的，最近學校的氣氛非常低迷，尤其是女生幾乎人人自危。

因為高二有個學姊在上學途中被公然綁走，等到再看見她時，已經是沉在水溝裡的屍體。

初步研判被性侵的可能性非常大，屍體上可看出生前遭受到許多折磨，但最糟的是屍體並不完整，兩隻腳遭人剁下，骨盆腔不翼而飛，像是刻意干擾取證。

這個案子至今依然鬧得沸沸揚揚，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一學姊不是晚歸時出事，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大白天的上學途中。

連上學都會出事，真的讓人匪夷所思，這個社會怎麼了？那些犯案的人又是怎麼了？

走到腳踏車車棚時，一年級區域只剩他的車，負責看顧的黃伯正在聽收音機、看報紙，腳下三隻「御用犬」也懶洋洋的趴在地上休息；二年級那區靠近柱子邊有個空格，那兒擺了幾束花，聽說是遇害學姊的腳踏車車位。

不知道是哪個好心人，每天送花給她……林凡天牽著腳踏車走出校門外，才走沒多久，就看見一個牽著摩托車的婦人，一臉焦急的看著他。

他也狐疑的望著對方，為什麼有摩托車還要牽著走呢？

「同學……對不起。」婦人叫住了他。

林凡天把車停下，走向婦人。

「我車子沒油了，可是我身上沒錢……離家裡還有好一段路，能不能請你借我一點錢？」

「沒油啦！好糟喔！」他趕緊從書包裡掏出錢包來，「需要多少？」

「五、五十元。」婦人有點尷尬，可能沒想到他會這麼好騙。

「好！」林凡天找到金光閃閃的五十元硬幣，「喏，這給妳，要收好喔！我跟妳說，加油站就在前面，妳直直走一下就到了！」

「啊？謝謝你喔！好心的同學！」婦人再三行禮，然後牽著摩托車走了。

林凡天站在原地遠望著她，在婦人不經意回首時，露出燦爛的笑容跟她揮了揮手，婦人也再次點頭道謝。

等到婦人正首後，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這是今天第二十枚五十元，差不多可以收工了！她愉悅的掠過一個穿著白襯衫、黑色長褲的女人，對方就站在校門口的大樹下，戴著墨鏡，似乎正盯著她。

「哼，五十元……」女人低語，「這年頭還有人這麼容易上當啊？」

「事實上，這是半年以來的第七十五次了。」幽幽的，有個聲音彷彿自樹後、或是樹上傳來。「周遭所有的人都說那是詐騙，但他就是堅持幫忙。」

「這麼執著？」女人狐疑的側了頭，輕噴了聲，「跟上去。」

她邁開步伐，決意跟在林凡天身後。

林凡天正因為助人而開心的哼起歌來，腳步輕揚飛快，過馬路時瞧見了佝僂的老婆婆，也不忘把車擺到一旁上前扶持，待扶她到對面，老婆婆再三道謝後，林凡天居然又掏了一張一百元給對方。

女人站在馬路的對面瞧，不由得蹙起了眉。「為什麼他扶老太婆過馬路，還要付錢啊？」

「老婆婆說錢包掉了，一整天沒吃飯，好不容易才遇上他這麼一個好心人……」那個聲音又不知從哪兒飄過來。

「搞什麼？」女人雙手交叉於胸前，「天底下還存在這種人嗎？」

小綠人終於亮起，女人立刻跟了上去，就這樣一路看著他幫助弱小，然後又拿了五十塊給路旁那個等一下就會健步如飛的乞兒，直到車子漸少，他才愉悅的跨上他的腳踏車。

「今天做了好多好事，真開心！」林凡天帶著笑容往前行，腳踏車上的身影在夕陽餘暉下被拉得長長的，他騎在堤防上，這兒罕有人煙，騎回家也算繞了點遠路，但是他很喜歡這裡的幽靜，加上不必跟車子搶道，所以他寧願多花點時間。

居高臨下，他可以看到遠處山頭的橘紅夕陽，可以遠望其下一大片的荒煙蔓草地，遠看就是綠色一片，間有多色野花，怎麼看都令人心曠神怡。

再遠還有一間三層樓的鐵皮屋，外牆都不見一半了，怎麼看都是個廢墟，但在這山色平原跟夕陽之下，林凡天總會把它想像成一處荒野上的堡壘。

「嗚……」突然，微弱的哭聲，隨著風傳了過來。

林凡天有點狐疑，緩下了騎車的速度。他怎麼好像聽見有人在哭？

「嗚……好痛……」

「嘰！」他按了煞車。果然有人！而且還是女生的聲音耶！

林凡天左顧右盼，長長的堤防上頭就他一個人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，放眼望去也只是一大片草原，怎麼看都沒有人啊。

「哈囉！有誰在嗎？」他架好腳踏車，趕緊往下頭望，「有沒有人在？出個聲音吧！」

半晌，長草中伸出了一隻手，「這裡……」

「咦咦！真的有人」林凡天緊張的開始找地方下去，這是個陡坡，附近又沒樓梯，他該怎麼過去咧？

「好痛喔！請你幫我……」女生哭得泣不成聲，「救我！」

「好好！妳不要急喔！我要下去了！」該不會是騎車不小心摔下去了吧？林凡天牙一咬，決定用溜滑梯的方式溜下去，下頭是草，應該不至於受什麼傷。

所以他把外套脫了當墊子，心一橫就滑了下去。

說是陡坡也只有三十度左右，滑下去不成大礙，倒是林凡天一抵達地面就發現這裡的草未免也太長了吧？他仰頭不見天、舉目看不見四周，活像在叢林裡，立刻失去方向感。

「那個……」林凡天呆站在草叢裡，只得撥草前行，「妳在哪裡？我看不見耶！」

「我在這裡……」微弱的聲音再度傳來，他聞言趕緊朝著十點鐘方向前進。

好不容易撥開重重長草，林凡天終於瞧見一隻腳了，他興奮的衝過去！

求救的是個女孩子，跟他年紀相仿，此時衣不蔽體，修長且光潔的雙腳交疊著，身上的制服被撕得破爛，若不是她側著身子遮掩，只怕已經逼近全裸的境地了。

「我腳好痛，請你幫我……」女孩嬌媚的說著，用一種近似挑逗的語氣，微微的抬高腳。

林凡天呆站在原地，看著眼前絕對算是正妹的女孩，長得甜美、身材婀娜多姿，連聲音都軟嫩，就這樣赤身露體的躺在草叢裡……

「怎麼了？快點來扶我啊！」女孩索性將身子轉向林凡天，雙腳大開，毫不避諱的撐起身子，做出撩人的姿勢。

「那個……」他緊張的嚥了口口水，「同學……這樣不好吧？」

「哪裡不好呢？」她挑起一抹笑。「你覺得我身材不好嗎？人不美嗎？」

「呃……重點不是這個吧？」林凡天很認真的蹲了下來，「同學，妳已經死了喔！」電光石火間，那嬌媚的臉龐霎時轉青，狂風大作，長草叢瞬間遮掩住他的視線！他被嚇了一大跳，不穩的向後跌坐在地，定神一瞧，眼前哪有什麼裸體正妹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衣衫不整，有著猙獰扭曲面貌的女孩。

「……嗨？」林凡天不知道該說什麼，很客氣的跟她打招呼，「那個……妳怎麼了？為什麼要在這裡徘徊？」

「可惡的男人……我要殺光你們！」她尖聲嘶吼著，蓬亂的長髮忽然伸長，輕輕一

甩，頭髮的末端瞬間纏住了林凡天的頸子。

「喂—哇—」他措手不及，直直被往前拖去，「同學！同學！妳冷靜一點！又不是我殺妳的！」

「砰！」林凡天被強大的力量直接壓在地上，那厲鬼眉間有數條深紋，雙眼帶著極大的恨意，一口尖牙，正齜牙咧嘴的望著他。

「你或許是個好人……但我要有復仇的力量—」厲鬼扳住林凡天的頭，「我需要你的血肉—」

使勁一撕，原本厲鬼想要將他頭身分家，怎料一股力量自他體內逆射而出，厲鬼尚在錯愕，就已經被打到數公尺遠的地方！

躺在地上的林凡天還緊閉著雙眼，突然感覺到身上的力量消失，悄悄睜開一隻眼瞧，那厲鬼不見了；他緩緩的坐起來，左看右看，一點兒都不驚慌，反而還有點擔憂的四處梭巡。

「同學？女鬼同學？妳還在嗎？」他爬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塵土，「我有個問題想請問妳耶……」

沒動靜。林凡天有點失望，他不死心的再往前撥撥草，比他高數倍的長草忽然活起來似的，條地捲住他的四肢，直把他吊高。

「哇啊啊—同學！」林凡天手腕被緊捲著，吊離地約兩公尺高，掙扎無效，那草似乎比什麼都韌，緊緊纏繞著他。「我只是想問一個問題！」

一股風壓忽然來自前方，被吊高的林凡天睜大眼往那兒瞧，看見有東西勢如破竹的在草叢裡前行……不，簡直是用飛的，咻的就要來到他面前了！

「我只是想問妳是不是那個學姊—」

餘音未落，林凡天只見右方殺來一道影子，那影子動作快得不像人，在千鈞一髮擋下了厲鬼的衝擊，兩個「人」撞成一團，往他左邊滾去。

鬼吼聲還在持續，纏著林凡天的草卻忽然一鬆，他整個人往地上摔去。

「哎喲……哎喲喂呀……」他屁股著地，摔了個四腳朝天。今天怎麼一直在跌倒啊，等一下回去又要被罵了！

「喂！你，立刻給我上來！」上頭，突然有女人在說話。

林凡天無奈的皺起眉頭。這是什麼日子啊？桃花多也不是這樣開的嘛，嗚……

「叫你啦，林凡天！」那聲音又來了，「立刻、馬上、迅速的給我爬上來！」

是叫他耶！林凡天吃力的站起來，身後不遠處還有很像在打架的聲音，「沙沙」草聲不斷，他覺得應該要去看一下誰在跟女鬼同學打架，跟鬼打架的話……再厲害的人也會出事吧？

「不要考驗我的耐性，林一凡一天……」這次的聲音有點咬牙切齒了。

不是也才幾秒鐘嗎？林凡天趕緊往聲音的方向走去，結果撞上了堤防的斜坡，仰頭一瞧，看見上頭有個人影，正睥睨著他。

「對不起喔！我要找地方上去！」這兒是下來容易上去難啊，下來可以用滑的，那上去的話……

還在想該怎麼辦，一條打著繩結的繩子就這麼垂了下來。

林凡天望著在面前的繩子，伸手拉了拉，另一頭被人固定住了，看樣子的確是可以攀爬……連繩結都打妥了，所以讓他沒費多少力氣，很快就爬上了堤防。

爬上來時，他看見自個兒的腳踏車還好端端的立在那兒，書包擱在地上，只是多了兩個陌生人，正瞬也不瞬的打量著他。

這兩個人分別是一男一女，女人穿著白襯衫跟黑色長褲，臉上戴著墨鏡，看起來專業又時尚，紮起的馬尾增加了幹練的感覺，年紀大約二十出頭，即使拿下墨鏡應該也很正吧？

另一位男人始終帶著微笑，穿著直紋藍綠色襯衫，一派閒散輕鬆，淺棕色的頭髮略長，看起來相當的陽光，又很有傑尼斯風格。

「你們好。」林凡天有禮貌的領首，旋即注意到下頭草叢裡的動靜，「啊……怎麼回事？」

「怎麼回事？哈哈哈！你很有趣耶！」男人大方的勾著他的肩頭，「才九死一生，竟然還這麼呆！」

「簡直是浩呆。」女人不客氣的擰起眉心，嗤之以鼻的哼了一聲。

「九死一生？你們是指那個女鬼同學想殺我的事嗎？」林凡天很認真的思索著，「我知道對方殺氣騰騰，不過我這個人向來走狗屎運，所以應該不會出事！」

女人挑高了眉，墨鏡下的雙眸瞟了他一眼。

「不過剛剛替我擋下攻擊的人是誰？這樣不好啦，難得這裡四下無人，我的倒楣才不會傳染給別人，不要再有人因為我而受傷了！」林凡天相當認真的抬頭看向男人，「大哥，你們認識幫我的人嗎？可以請你們把那人叫回來嗎？」

「呃……她受傷的機會不高，你倒是不必太擔心……」男人回首望了女人一眼，有點訝異。

「搞什麼鬼……」女人上前一步，就站在堤防邊緣，差一步就會摔下去的地步，「離魂！回來！」

僅是一剎那，一道影子飛快地自草叢中「咻」的前來，立在女人的身邊。

林凡天看得目瞪口呆，那是一個穿著粉紅色雪紡紗洋裝的女孩，留有一頭大鬈髮，戴了個流行的大蝴蝶結髮圈，還有雙黑白分明的大眼！甜美可人的女孩應該大他沒幾歲，有大學生的味道，嘴角掛著朵淺笑，正忙著整理紊亂的頭髮。

他眨了眨眼。好可愛喔！就是她救他的嗎？林凡天不禁緊張起來，一顆心卜通卜通跳個不停，學校裡都沒有這麼可愛的女生，而且她還有股高貴的氣質！

可是……林凡天不由得蹙眉，這個正妹為什麼也不是人咧？

「那厲鬼很凶殘，幾乎失去人性了！」離魂嘆了口氣，然後噘起嘴，「我衣服破了。」她裙子上被抓開了三條直縫。

「再買給妳嘍，親愛的離魂！」林凡天身邊的男人瞬間推開他，來到那女孩的旁邊。

「我先壓制她，不然很難講話。」女人摘下墨鏡，果然是個豔光四射的美人，只見她深吸了一口氣，像是在調整呼吸。

不過，除了林凡天外，其他兩人都大退一步，看著她自若的伸出右手，在空中轉

了轉，然後像是抓住什麼似的用力握住掌心，緊接著往地面一捶！

「滾！」

一陣明顯的空氣波以女人為中心往四周炸開，塵土漫天，長草也紛紛壓低了頭，震得連遠處那頽圮的鐵皮屋也鏗然作響！

林凡天瞠目結舌的看著這一切，不可思議的望著從容不迫的女人。這些人……是什麼人啊？好厲害喔！

他打小遇上的妖魔鬼怪不計其數，但他並不知道該怎麼應付，反正他總是能逃過一劫，禍事會轉嫁到身邊的人身上……他為此不堪其擾，卻無力做些什麼，只能每天閃避妖鬼、或是盡可能遠離人群。

可是，現在這個大姊姊只說了一個字，就讓那可怕的厲鬼退避三舍了。

他忍不住立刻鼓起掌來，那是一種激賞，他使勁、用力的拍手，彷彿怕這兒的迴音不夠大似的。

女人蹙起眉轉過頭來瞪著他，「現在是怎樣？我剛表演了一首鋼琴曲還是交響樂嗎？喂！林凡天，你在耍白痴嗎？」

「太棒了！太精彩了！我忍不住想喊安可咧！」他誠摯的說著，絲毫沒有諷刺的意思，「妳怎麼辦到的？為什麼可以對付那些魑魅鬼魅？」

「這就是天然呆嗎？」女人這下也有點傻眼了，走到他面前，「喂，你每天遇到這些鬼都不怕嗎？」

「怕也沒辦法啊！」這又不是說怕就能解決的問題。「習慣成自然嘍！」

「有夠蠢。」女人毫不客氣的當著他的面說他蠢，啪的一彈指。「萊西！」

萊西？林凡天瞬間想到一隻牧羊犬在陽光下奔跑，不料卻見那個陽光男一步上前，恭恭敬敬的遞上一張名片。

「你好，我是『鬼僕事務所』的萊西。」

這個大哥叫萊西？不是吧，取這什麼名字？還不如叫他小白或小乖？

林凡天錯愕的接過，那是張全黑的名片，上頭印著燙銀的字樣：鬼僕事務所。

「鬼僕事務所？」林凡天又唸了一次，不是律師事務所、也不是代書……「什麼是鬼僕？」

「就是裡頭有一群非常人的專家，專門處理人鬼神三界的大小瑣事。」叫離魂的女孩倏地飄到他面前，露出甜美的笑容，「不管人鬼妖魔，無論任何疑難雜症，我們絕對上天遁地，使命必達！」

林凡天傻看著離魂，再瞄了眼名片，然後望望那位超強女人，最後看著露出白牙燦爛笑著的萊西——「可是，我沒有要委託什麼啊？」

女人猛地瞪大眼，眼看著好像要發火了。

「明天下午放學後，請到事務所一趟——離魂趕緊擋住女人的視線，「請你務必準時唷！」

「可是我一——」

「你難道不想脫離這種成天被妖鬼纏身的命運嗎？」萊西忽然附到他耳邊，「你難道不希望擺脫掃把天的稱號？難道不希望從此以後生活平順，家人平安健

康？」

這句話老梗得讓女人不由得皺起眉，卻字字切入了林凡天的心坎裡。

少年的雙眼瞪大，不自覺的咬了咬唇，用力點頭。

希望，他一直祈禱有這麼一天！

「那你就需要委託了。」離魂笑了起來，「『鬼僕事務所』，期待你的光臨。」

第二章 A片別亂撿

混亂的房間裡，餅乾袋散了一地，飲料漬也到處都是，一群少年分享著成人刊物，驚嘆聲不時在房間內響起。

「超正的……」少年們看得個個血脉噴張。

「這個胸部好大喔，腰又好細！」雞蛋鼻血都快用噴的了，「皮膚看起來好好喔！」

「女生皮膚看起來都很好耶，我們隔壁班那個晏希皮膚又白又細，而且胸部也很大。」田蛙幻想著同年級的女生，是個明眸大眼的女孩。

「我喜歡我們班的徐曉茹啦，腿超長的，感覺跟這裡面的女生好像。」

他們討論著心目中的女神，大鼠則走到書桌前拉開抽屜。

其他人看到他的動作，默契十足的仍掉手中的成人雜誌，眼中閃著興奮的光芒。

「大鼠，快點啦！你不是說有好康的？」

「是啊，封面是個大奶妹，還寫多P耶！我撿到就先藏起來，怕被我媽翻到……」

問題是，怎麼不見了呢？「靠，我記得放在這裡啊！」

大鼠皺起眉，決定把抽屜給拉出來，果然在裡頭找到從抽屜裡掉下去的一片光碟。

「把風把風！」雞蛋吆喝著，小個子的蚯蚓趕緊跳出去，注意大鼠爸媽的動態。大鼠媽在廚房裡忙、大鼠爸還沒下班，大鼠哥在自個兒的房間裡，現在是安全狀態！所以蚯蚓把門關好，趕緊報告即時狀況。

「Safe！」他比了一個標準手勢。

於是少年們齊聚在電腦前，每個人興奮的期待著，把光碟放進去，調整音量，等待火辣的愛情動作片上演。

光碟裡沒什麼目次或是片頭的製作字樣，幾乎是直接跳進了影片內容，畫面有點模糊，像是用手持攝影機拍的，晃動得很嚴重，不甚清楚。

但至少看得出來，背景是在一個封閉的空間裡，一個女孩雙手被緊緊綁縛著，全身赤裸的在低泣。

「厚！看不清楚啦！」在後面的芭樂抱怨了，因為液晶螢幕會隨著角度不同而有明暗，加上畫質不優，簡直是一片黑。

「難怪會被丟掉！」雞蛋忍不住批評，爛片一支。

不要……求求你……住手！片中的女孩子哀求著，聲音虛弱，即使畫面不清楚，但還是看得出來這的確是部愛情動作片。

女主角在哭，偶爾傳來痛苦的呻吟聲，這反而讓少年們靜了下來，每個人都瞪大眼睛盯著影片瞧，透過特寫可以見到女主角嘴裡還塞了布，淚水撲簌簌的掉，看起來好令人憐惜。

最重要的，這片還是無碼的咧！

正當大家看得血脉噴張之際，畫面突然卡住了，少年們齊聲哀號一正精彩咧，怎麼說 Lag 就 Lag ！

「小聲點啦！」因為是做壞事，大鼠一直膽戰心驚的，他試著把滑軌移前，看後頭會不會清楚些。

啊—畫面動了，立刻傳來叫聲。

這叫聲怎麼聽都不對，跟一般愛情動作片的叫聲差得有點多，像是……多了幾分恐懼。

不要！救命—救命！即使語焉不詳，但大家還是聽得出來女主角在說什麼。

畫面上是一個男人貼著女主角抽動，但是雙手卻緊緊的掐住她的頸子，狠勁十足，女主角正死命掙扎，鏡頭移近，拍著她的臉部特寫。

呃—她喊不出話來了，瞪大的雙眼裡佈滿血絲，嘴巴張得大大的，臉部表情盡是驚恐，而掐著她的那雙大手幾乎要把脖子給掐斷了。

這鏡頭不知道停格了多久，都只對著女主角的臉，然後她身子的震顫停了，有男人傳來低喘，接著連她也不動了。

「她……她的瞳孔好像放大了……」田蛙指著螢幕裡那動也不動的女孩。

大鼠下意識的按下暫停鍵，所有人都不由得盯著那畫面裡的雙眼瞧，女孩眼白裡充滿血絲，瞳孔真的擴大。

「別鬧了，這是 A 片耶，偶爾都會演這種極端一點的！」芭樂提出個人見解，「這部主軸就是姦殺，都是在演戲，你們不要這麼認真。」

「對、對呀！」蚯蚓轉頭去瞪了田蛙一眼，「都是你啦，什麼瞳孔放大！」

田蛙不安的別過頭去，他真的覺得那黑色瞳仁變大了嘛！而且眼睛充血成那樣，不正是眼結合膜點狀出血，是窒息而死的主要特徵嗎？

就在大家鬆口氣時，螢幕裡的眼睛忽然一眨。

「哇啊！」大鼠跳了起來，「嚇、嚇死我了！」

「嚇屁啦！你按到空白鍵了，取消暫停！」所有人都被嚇到了。

因為那雙眼睛，似乎正目不轉睛的盯著他們。

「呼……差點嚇破膽！」大鼠邊說，邊移動滑鼠想把程式關掉，卻赫然發現暫停的記號依然顯示著。

片子……依然是暫停的？

「哇啊！」田蛙跳了起來，驚惶失措的離開，同學們依然丈二金剛摸不頭腦。

「那個……那個……」他顫抖著指向螢幕裡的女孩，她眨著眼，鏡頭緩緩拉遠，所有人看著她坐了起來。

「幹什麼啊？你一臉見鬼的樣子！」芭樂覺得氣氛被搞得亂七八糟，不爽了。

蚯蚓覺得田蛙的臉色太過慘白，似乎有點奇怪，往電腦上瞥了一眼才發現一暫停？

「你們都看見了吧？」女主角突然開口了，就像對著他們說話，「覺得刺激嗎？」幾個少年面面相覷，「好真喔！還有跟我們對話的喔！」

田蛙緩緩退了一大步，他趕忙往門口跑去，因為他的動作過度焦急，導致大鼠也

突然站起來，兩個人爭先恐後的往門口衝。

「你們在幹麼啦？」其他人不耐煩的低吼著。

田蛙首先抓到門把，他扭開門想要先往外逃，但是門把是扭動了，但是怎麼樣……都拉不開門！

大鼠看他的臉色就知道了，他立刻抱住田蛙的手，兩個人一起合力的拔著門。

「你們都這麼喜歡看啊？那就讓你們看個夠好了。」鏡頭裡的女孩露出一種沒辦法的神情，大大的眼映在螢幕裡。「乾脆我到你們那裡去好了。」

「咦？」雞蛋瞠目結舌的回頭望著電腦，看著女孩子露出詭譎的笑容。

「關掉！快把電腦關掉！」田蛙大聲吼著。

雞蛋原本覺得莫名其妙，但當他看見螢幕上偌大的雙直線顯示暫停時，也瞬間意識到不對勁了！

他趕緊握住滑鼠要關掉電腦，忽然有一隻手阻止了他—

那隻手是從電腦裡伸出來的，螢幕裡的女孩正笑著看他，「怎麼可以把我關掉呢？」

「哇—啊—」這下子所有人都看見了，每個男孩鐵青著臉，開始發出慘叫的哀鳴。蚯蚓腿一軟摔到地上，看著「七夜怪談」的景象活生生在眼前上演，螢幕裡的女孩伸出另一隻手，雙手抵在桌子上，眼看就要撐著身體爬出來了！

「電源—」眼尖的雞蛋發現總電源就在書桌下，只要關掉延長線的總開關，就可以把電腦關掉了吧！

其他同學仍舊在跟不會開啟的門奮戰，大鼠連滾帶爬的衝到書桌下，啪的一聲關上發光的紅色按鈕。

瞬間，電源全滅，螢幕跟著一黑。

五個少年冷汗直冒，所有人都無法動彈，不由得望向漆黑的電腦螢幕，真希望剛剛看見的全是一場夢！

大鼠癱軟在書桌下，其他同學則是貼著門喘氣，握著滑鼠的雞蛋還傻在書桌邊，兩隻手抖個不停。

「你說那是在哪裡撿到的東西啊！」蚯蚓竟哭了起來。

「在、在堤防那邊的地上……」大鼠愣愣的回答著，「我看見發光的東西就……」

「先出去再說！」田蛙受不了這狹窄的密閉空間，再度跳起。他要回家！

只是使勁拉門，門依然紋風不動。

「怎麼會？別開玩笑了！」芭樂見狀也過來拉，甚至用腳抵著牆，但那門說什麼就是不動。

「劈—啪！」

原本應該黑成一片的螢幕，突然再度閃爍，這一次螢幕裡出現的不是迷人豐滿的女優，而是昏暗的雪花畫面，還有一個翻著白眼的女孩，用眼白瞪著他們。

「怎麼可以……欣賞了又棄我於不顧呢？」手再度從電腦裡伸出，這一次不是什麼滑嫩的肌膚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雙深青色且正在腐爛中的手。

大鼠在書桌下瞪大了雙眼，緩緩的看著手邊的延長線……電源是關著的！

「你們男人……就是學不乖啊……」

「哇啊一」

轉了兩班捷運，林凡天好不容易抵達錯綜複雜的台北市，他在東湖站下車後，便拿著印下來的地圖開始尋找目標。

那張名片真的很有來頭，黑色紙卡上明明只有印著「鬼僕事務所」五個字，但當他好奇想著到底在哪兒時，莫名其妙就出現了地址。所以他偷偷上網查了一下……當然得偷偷，而且是要趁表哥洗澡時偷用，因為他是個無權使用電腦的人。

這也是沒辦法的事，自從爸媽死了之後，他就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，其實阿姨也不是不疼他，他知道她也很想寶貝他，但是他啊……總是給家人帶來不幸，誰疼得下去？

常常有意外發生在他四周，就像昨天導師的狀況一樣，明明都是一堆妖啦、鬼啦攻擊他，可是每次他就看準了是要打到自個兒，卻莫名其妙會彈到週遭人的身上去。

這種事他完全沒辦法控制，他真的好幾次都想乾脆讓這些妖魔鬼怪給帶走好了，省得拖累親朋好友，但不知道是那些厲鬼妖魔太肉腳還是怎樣，他永遠毫髮無傷。可是他身邊的人呢？不是意外、就是車禍，否則就是中邪似的口吐白沫，去年姨丈還被一個看起來很噁心的妖怪攻擊，利爪刺進他的身體裡，導致他心臟差一點停止跳動，立刻緊急送醫。

結果姨丈一夕之間得了心臟疾病，連醫生也束手無策，他們只說心肌變得脆弱，這害得姨丈無法再做苦力，只能找些不吃力但收入較少的工作硬撐，阿姨也開始找工作，家裡的情況變得一天比一天糟。

半年多前姨丈找到一個超市的倉管工作，壓力很大，總是加班夜歸；不過他偶爾會帶一些瑕疵品或是快過期的東西回來，像鮮奶或是青菜水果，有時候還有一些鍋碗瓢盆，甚至連染髮劑都有，所以現在家裡還算過得去。

但是，他希望讓阿姨家回復到更好的生活！

昨天遇到的怪人們，並不像是要害他的人，反而還幫助他，這讓他覺得人生多了一線曙光！但這種事他不敢跟阿姨說，怕說了又以為他在找麻煩，所以冒著不告知而晚歸、鐵定會被臭罵一頓的危險，他還是來了。

只不過……台北市的地址有夠難，他瞪著地圖來來回回走了好多趟，怎麼明明是一條巷子，到下個路口卻變成街名，再轉個彎就變成另一條巷子，明明都是同一條啊！

為什麼無論如何就是找不到咧？

「破不了鬼打牆啊？」冷不防的，有個女生的聲音出現在他背後，「你到底會什麼呢？」

「哇啊一」林凡天嚇得跳起，愣愣的望著身後不知何時來到的離魂。

他心臟差點沒被嚇得跳出來，冷汗直流。幹麼出現都不通知一聲的啦？嚇得他都快魂飛魄散了。

離魂今天穿的是白色的公主袖蕾絲襯衫，綁了個蘑菇頭，還戴了小花耳環，手上戴著精緻古典的銀色手環，下半身穿的是學院風的格子短裙，甚至還踩了雙亮片包鞋—離魂其實是個相當完整的鬼魂，而且是他看過最最最重視形象的鬼了！這對大家都好，賞心悅目！

「嗨……」他尷尬的揮手打招呼。

「不要有動作，別人會以為你是神經病。」離魂無奈的看著他。果然，一個路過的小學生正用詭異的眼神看著林凡天，然後低下頭加速離去。

「喔，對不起。」邊說，他又行了個禮。

天然呆。離魂非常認同女王陛下對他的評語了。

「謝謝你來帶路，我都找不到公司在哪裡！」他很認真的拿著快被捏爛的地圖道謝。

「帶路？」離魂蹙起眉，手上平空多了一塊板子，她在上頭寫著：鬼打牆，零分；靈敏度，一分……

啥咪鬼？林凡天湊到她身邊看著，那是塊計分板，板子上頭夾著一張白紙，紙上印著：林凡天基本能力檢測表。

「咦？我的檢測？」他詫異的高喊出聲，「要檢測什麼？怎麼我都不知道？」

離魂很認真的望著他，由上到下再打量一次；林凡天用充滿疑惑的雙眸回望著，顯得相當無辜。

「敏銳度，零分。」她這麼說著，旋即在板子上又打了分數。

「喂……什麼跟什麼啊？這是什麼考試，哪有考生不知道自己在考試的啦！」

「這是在確定你能不能進『鬼僕事務所』的評分表，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塊。」離魂眨了眨黑白分明的大眼。

「進……鬼僕事務所？」林凡天有些搞不清楚，「不是找到門口就可以進去了嗎？還要評分喔？」

「……」離魂彷彿感應到女王理智神經繃斷的聲音，「是確定你有沒有資格成為事務所的員工！」

林凡天這下更是一頭霧水。員工？他是被叫來「鬼僕事務所」的，因為昨天那隻牧羊犬大哥……不，是萊西大哥說，到這裡來可以讓他的倒楣運就此消失，再也不連累家人的！

「這其中有什麼誤會吧？我沒有說要打工啊！」林凡天緊張的抬首問著，「而且我才十六歲，怎麼……咦？」

離魂根本沒在聽他說話，疾步往前走去，遠遠的把他拋在後面。

「等我！等一下啦！」林凡天再次無視於他人的眼光，一個人對著前頭的空氣高喊著。

離魂回身，實在搞不懂為什麼女王會去注意到這種天然呆的高中生？

「快點跟上，女王等得不耐煩了。」她沒好氣的說著。這個人要進公司當助手嗎？天哪……她想到就覺得頭痛。

林凡天趕緊追上，還想問些什麼，結果離魂往右轉進一條巷子，眼前竟豁然開朗！

他愕然的望著眼前的景色，剛剛這裡不是普通公寓嗎？什麼時候變成這種高樓大廈了？哇啊……高到他都看不見頂耶，而且超級金碧輝煌的。

對照地址，還真的是「鬼僕事務所」，啊怎麼他剛剛一個小時都沒看見？

走進大樓裡，警衛和氣的笑著，離魂逕自按下電梯，當燈號亮起時，林凡天發現警衛慘白著一張臉，別過頭去。

他趕緊佯裝沒事的再按了一次按扭，卻換來離魂的白眼。

「多此一舉。」她哼了聲。

「不是啊，妳這樣按，看不見妳的人會覺得燈自己亮起來，這樣很嚇人。」體貼幾乎是林凡天的座右銘了。

「是啊，你這樣對著空氣說話，不是更嚇人？」離魂冷冷的笑了起來。真的很豬頭耶！

林凡天一怔，趕緊回頭往警衛看去，他正以從容但急切的步伐抓了包煙，往外頭衝出去。

唉呀，真是對不起，他一時又忘了。

進了電梯，離魂按下頂樓。林凡天有點緊張，第四十四樓，有夠高，而且他有一點懼高哩！真不愧是台北市，幾十樓高的大樓放眼皆是，他們那裡就很少。

「叮」的一聲，電梯門往兩旁敞開一有個像海豹的生物正在掃地，還抬起頭來瞥了他一眼。

真……真的是海豹耶！圓圓的眼睛、長長的鬚，只是牠現在很滑稽的穿著工作裙、拿著拖把，讓林凡天不禁瞠目結舌。

「新人啊？」海豹開口說話了。

「是啊！」離魂微微一笑，往裡頭走去。

海豹認真的打量著林凡天，視線捨不得移開似的凝視著他，害得他只得尷尬賠笑。第一次看見海豹會說話、跟人一樣用尾巴站著，還穿圍裙兼掃地，他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「不得了的人吶……」海豹忽然擋住他的去向，「叫什麼名字啊？」

「林……林凡天。」他緊張的嚥了口口水。光溜溜的皮，好想跟牠玩接球喔！

「凡天啊……」海豹瞇起眼，長鬚掃著他的臉頰，「我叫豹哥，以後有事呢可以找我，我……」

「俗辣豹！你在對我的新人做什麼？」

一陣清脆但凌厲的聲音自遠方傳來，林凡天還沒瞧見人，就見豹哥瞬間離開他的面前，專心一意的掃著地。

這時，才出現高跟鞋的聲音。

電梯位於這層最左邊角落的位置，一出來左手邊就是逃生門，右手邊則是寬大的空地，十二點鐘方向有個沒什麼用的空間，放了個突兀的黑色鐵桶。照理說台北市寸土寸金，一層樓應該要有多間公司共同承租，但看來這間事務所規模不小呢！

往右看去，整層樓地板鋪的是黑色大理石，三張桌子擺在一邊兒，光等候區就比

他的房間大三、四倍，一旁還有超大的書架擺雜誌、報紙跟期刊，飲料區則有多種選擇隨人取用。

等候區的對面是個房間，沒有窗戶所以看不見裡頭。這一個長方形大區塊被一條走廊一分為二，走到底則有個方形門口。

方形門口沒有門，其實就是個洞口，整個邊緣貼著白磚，最上頭有塊黃金色的牌匾，上頭寫著「鬼僕事務所」五個大字。

女人就倚在那裡，她今天挽起了頭髮，穿著大紅色的連身洋裝，看起來有夠辣。

「你讓我等得不耐煩了。」她眼眸一轉，落到林凡天身上，「連鬼打牆都破不了？」離魂咻的來到女王身邊，「是的，而且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鬼打牆，靈敏度跟敏銳度都奇差無比！」

喂……林凡天眉頭揪成一團，這種話也沒必要當著他的面說吧？而且從剛剛開始，他們一直在提鬼打牆，難道是故意讓他找不到路

「不是你們叫我來的嗎？為什麼要讓我迷路呢？」他舉手提問。

女王皺起眉，眼看著一雙眼都快冒出火了，要不是事務所極缺人手、要不是他具有驚人靈光、要不是「高人」推薦，她才不會找這個看起來既遲鈍又呆頭呆腦的天然呆來咧！

「木頭都比他機靈。」女王頭一撇，俐落的旋身而入。

離魂輕哎了聲，也白了林凡天一眼，趕緊對他招招手，要他別傻站在那裡。

「你喔……等一下講話注意一點。」她像個姊姊交代著，「惹女王生氣，大家都沒好日子過。」

「我剛才說錯什麼了嗎？」林凡天很誠懇的看著她問。

要不是不必呼吸，不然她一定是一口氣差點上不來。決定不跟自己過不去，讓林凡天直接 PK 女王算了，大不了她閃遠一點。

林凡天跟上前，走進奇怪的走廊裡，兩邊什麼都沒有，事實上這走廊根本只有一公尺長，不過老實說，通過時，有種心曠神怡的舒暢感。

緊接著眼前一亮，就是寬敞的辦公區了，超級大的，只用 OA 相隔，而且其實沒幾個位子，離魂引著他繼續前行，走到底時往左看，就是一間……可以稱得上是「富麗堂皇」的辦公室。

最好這個叫辦公室，簡直像走進歐洲凡爾賽宮似的，水晶吊燈、錦繡沙發、精工鏤刻的家具……天花板還有壁畫，真是有夠古典奢華的！

「林凡天，你好，初次見面。」坐回位子的女人忽然變得很客氣，「我是女王。」

「呃……女王？那個女王？」

「呵一當然不是，是女人的女，亡者的亡。」女王嫣然一笑，「砰」的一擊桌子，「當然是女王陛下的女王，問什麼廢話？」

林凡天嚇得噤聲，他當然覺得奇怪啊！哪有人自稱是女王的？還住在凡爾賽迷你宮？

「咳！你知道你來做什麼嗎？」女王順順氣，又坐了下來。

「欸……」這下他狐疑了，「妳叫我來的？」

女王睜起蘊含怒氣的雙眸，離魂則驚訝的望著他，「你連孤狗一下都沒有？」

「孤狗……噢，我不能用電腦啊！」他趕緊揮揮手上的紙，「我能偷偷查地址就已經謝天謝地了！」

「好吧！女王，他在家的地位真的有點低。」離魂翻翻手上的資料，「噢，抱歉，是非常低。」

咳！林凡天尷尬的搔了搔頭。他聽得見耶，沒必要說得這麼白吧？

「好吧，我也不拐彎跟你說了，就怕拐了彎你聽不懂我又會被氣死！」女王挑高了眉，高傲的笑著，「你從小到大的命運我都知道了，包括因為你而被殃及的池魚數也數不清，最近的是……你們班導師吧？」

林凡天瞪大了眼睛。好神喔！他們真的都知道耶！

「這是你天生體質特異，容易招致孤魂野鬼、妖魔鬼怪、低級靈跟高級靈，甚至位階較低的神也會蠢蠢欲動……」女王扳著手指，在算哪一種族還沒說到，「想來傷害你。」

「那、那你們有辦法幫我嗎？」情急之下，林凡天衝口而出。

女王忽然綻放一朵美豔似花的笑顏，和善得讓林凡天有點毛骨悚然。

「那當然嘍，我們『鬼僕事務所』可不是浪得虛名，有什麼事我們辦不到呢？」女王站了起來，緩步走到他身邊，「要免除你家人的災厄，甚至是讓你免受妖怪侵擾，簡直是簡單到爆！」

「真的嗎？」他覺得今天像是聖誕節，突然有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讓他驚喜，「拜託妳！我該怎麼做才可以讓所有被我傷害過的人痊癒？我姨丈的心臟能好嗎？」

我表哥的精神病、表妹的昏迷、表姊的妄想症、昏迷的導師，還有……」

林凡天開始著急的計算人數，他跟離魂借了紙筆，開始列出從小到大，所有因為他而被傷害的人們；有人是精神上的傷害、有人是身體的，甚至有他不認識的壘球選手被他帶賽而失去了比賽的機會。

林凡天一邊認真的寫，眼淚一邊撲簌簌的掉，不過他卻很堅強的抹去淚水，持續把名單列完。

完全沒有得到女王任何一字的應允，他就自顧自的把人名列出來了。

女王望著拚命書寫的他，這根木頭完全不知道自己擁有多強的靈光，一部份的靈魂屬於神位，這也就是這麼多妖魅妄想要吞食他的靈魂，以增進靈力與功力的主因。

但是他卻是這樣單純善良的人，被人騙了渾然不知，還當作是在做善事，擁有一顆比誰都溫暖良善的心。

其實他是一位至親介紹的，人再平凡也難掩其光芒，這是至親的形容，她的「鬼僕事務所」的確人手不足，非常需要一個能用的「人類」。

望著他遞來的名單，需要解救跟幫助的人這麼多，卻沒有他自己的名字。

「那你呢？」她凝視著穿著高中制服，依然青澀的男孩。

林凡天長得其實並不差，一百七十三公分的身高，稍顯削瘦，有張稚氣未脫卻羞澀的樣貌，濃眉鳳眼，帶有幾分清秀。

「我？我怎麼了？」他完全沒考慮自己，「重點是這些人，能夠把他們恢復原狀嗎？」

「你自己……不會希望再也沒人來找你麻煩嗎？」後頭的離魂幽幽的問了。

「喔，希望啊！不過我比較希望可以不要因為傷不到我就害別人。」林凡天無奈的笑了笑，「因為這是我的命不是嗎？應該不能輕易更改吧？」

女王勾起嘴角，性感又婀娜的逼近了他，嚇得他僵直身子，滿臉通紅。

「你太小看我了。」

「對、對不起……」他還道歉。

「不管是讓你親友們恢復正常，或是讓你免於追殺之命運，我全部都做得到一不過，」她挑了眉，「總是得付出代價的，我們是做生意的嘛！」

「哦—」林凡天瞭然於胸，他很認真的從書包裡拿出錢包，開始算錢。

「需要多少？多少都沒關係！」他窘迫的發現自己身上只帶了一百元，「我可以分期還給你，或是加利息也不要緊！」

「你可能一輩子做牛做馬都還不完喔。」女王坐回位子，彈了彈指甲。

林凡天打了個寒顫，一輩子都還不完……是啊，這種高人出馬，怎麼可能會便宜呢？

「可是……拜託你，我真的希望我的親朋好友們都能平安！」

「我倒是有個兩全其美的辦法，不花你一分錢，又可以幫你親友們，就看你願不願意嘍！」女王邊說，邊扔了個眼神給離魂。

離魂飛快地抽起身後檔案櫃裡的一個卷宗夾，林凡天無心留意，否則他可以看見卷宗夾上早已貼著「林凡天」三個字。

「是什麼？」林凡天雙眼熠熠有光。

「來我這裡工作，我會支付你月薪跟餐點。」

咦？林凡天眨了好幾下眼睛。他有沒有聽錯？這女王要他來這裡工作？跟打工一樣嗎？這樣就可以抵銷委託費？

「要我當員工嗎？」他不安的瞟了離魂一眼，「剛剛她還拿什麼評分表的……」

「沒錯。」女王挑高了眉，「你要知道，想進『鬼僕事務所』的人都排到泰國去了，可惜就是沒辦法讓我點頭……」

「但我沒有說過想要進事務所工作啊！」林凡天又插嘴問了。

女王立刻斂了神色，離魂悄悄後退。真是個呆瓜，怎麼連臉色都不會看呢？

「我只是不懂……我真的沒說過要打工這件事情。」雖然他如果能打工就太好了，這樣就可以幫忙家計，而且十六歲應該不算童工了吧。

「不如就說是緣份吧！」女王挑起一抹神祕的笑，「因為你有求於我卻沒有錢，剛好我今天心情好，所以願意讓你用『身體』來抵！」

用、用身體？林凡天嚥了口口水。真是有點令人臉紅心跳的說法啊。

「可是我要上課……」

「只會利用放學時間跟假日，放心好了，沒事的時候會閒到發慌，你還可以在這裡寫作業。」女王說得倒是輕鬆自若。

「就、就這樣？」林凡天依然覺得不可思議，「只要我答應來這裡工作，就、就

不必付委託費？」

「刷！」離魂適時的將契約書擺在玻璃桌上，附帶一個甜美的笑容。

林凡天飛快地望著上頭的條文，有點密密麻麻，但重點真的是只要他來上班，就可以抵銷所有委託費！

他簡直喜出望外，立刻拿起筆來簽名，連手印都給蓋上去了。

「非常好。」離魂一把將契約書收走，女王立刻斂起笑容，「這個工作不是普通可以做的，所以你必須開始學習，而且未來得通過各級檢測。」

「呃……」剛剛裡面有這條嗎？他好像沒看清楚耶！「像檢定考那種嗎？」

「嗯哼。」女王微微一笑，「考不過的話，你就沒有資格在事務所裡工作。」

林凡天錯愕的思考著。意思是如果考不過的話，他就必須支付委託費用

「那要多少錢？」

「你不會想知道的。」女王露出一種令人膽戰心驚的笑容，「而且你的親人會再次受你牽連，我想無論如何，你都會拚命通過考試吧？」

林凡天瞪大了眼睛，緩緩的點著頭，他一定得通過考試，否則又會害慘一堆人。

「好了，帶他進去。」女王從抽屜裡拿出一個盒子交給離魂，然後傲然的睨著他，嘴角藏著的笑意令人捉摸不定。

「請問……要、要去哪裡？」林凡天戰戰兢兢的問著。

「不會害你的。」離魂輕笑，「只是辦些必要手續。」

「會很久嗎？」他還是有點不安，「我不能太晚回去，因為垃圾袋沒了，阿姨交代我放學時要買回去，她不想等姨丈拿回來……」

之前的黑色垃圾袋不知道被亂扔到哪裡去了，阿姨氣得火冒三丈，要他記得再買回去！他今天已經晚歸了，要是太晚的話，一定會被罵到臭頭的！

離魂扯扯嘴角，不想被這種雞毛蒜皮的事打斷，逕自領著他走出女王辦公室，來到緊臨著的隔壁，牆上有扇門，上頭還寫著：閒人勿入。

女王在辦公室站起身，透過上半部的玻璃窗望著他們

「你想要杜絕被魍魎妖魅襲擊吧？」離魂打開門時問了林凡天，他點頭如搗蒜，

「那就跟我來吧。」

緩緩闔上眼，女王看著他的背影，直到他跟著走進去為止。

走進門裡一人寬的狹窄通道，轉個彎後變成超大的古典迴廊，有道影子飛快地跑過去，林凡天沒看清楚，只聽見滴答滴答的聲音。

走沒多久，來到一扇古典雕花的木門前，離魂禮貌的敲了敲門，連應聲都沒有，門就自動開了。

林凡天跟著走進去，那是空間歪斜的房間，所有物品呈三十度傾斜，卻仍安穩的立著；房間正中央有一張也是歪斜的床，床緣還有束縛帶，感覺好像是刑台。

床旁邊則有一張桌子，上頭擺滿了針狀物以及顏料；牆上掛滿許多照片，清一色都是刺青照。

「離魂，我、我來這裡做什麼？」他心生不安，這裡是刺青的地方吧？

離魂沒有回答他，逕自把手中的盒子打開，裡頭是極細的金色絲線，閃耀著光澤。

「這個麻煩您了。」離魂對著空氣說完，那絲線竟然從盒子裡飛了起來！

「哇呀—」林凡天嚇了一跳，緊接著發現不是絲線飛起，而是好像有人拿起那團絲線正在端看似的。

有人在這間房間裡，只是他……看不見？

絲線又被扔回盒子裡，林凡天緊張的往後退，他覺得應該要離開這裡比較好。

才退兩步，他卻撞上了人。

「就是他嗎？」他的耳邊傳來聲音。「新鮮貨啊……」

「是的，麻煩您把絲線刺進他的身體裡吧。」離魂衝著林凡天微笑……不，是對著他身後的人笑著！

把絲線刺青在他身上——他才不要刺青，這怎麼可以？

他急急忙忙的回首，卻聞見一股撲鼻香氣，瞪大的雙眼一黯，旋即失去了所有意識。

奢華辦公室裡的女王正悠哉遊哉的喝著茶，勾起一抹詭異的笑容，然後深吸了一口氣，拿起桌上 SM 女王的皮鞭，「啪」的擊上右掌心。

「即刻起，封住林凡天所有的靈光！」她對著空氣說，隨即有股詭異的力量擴散開來。

Crescent